

越縵堂日記

第三十冊

桃花聖解金日記壬集第二集



光緒四年戊寅四月二十七日丙午晴熱

古人引書多以意改不如其本文遇敘事者則

節尤甚康宗人類書尚如此其可貴者不似明人之妄竄耳後人據以改訂本書得若
固多若必以後改前則惑矣故此事頗有深識也即以意林言之其所載書今尚存者概
刪落字句且有改屬其文隱捨其意者於孟子尤甚近時若據家斤之校訂一字不敢
出入者不可不知此義 同司李郎中耀奎為子娶婦送贖錢四千 何達夫納妾

來招飲送手帕荷包飯單席帶質之晚往赴飲惡客滿門有饌甚劣所納者
亦相稱忍餓而歸 鬚頭

郎鈔以詹事府詹事銓林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二十八日丁未晨露有雷雨上午密雨午後又密雨晡後小止晚又微雨甚涼

意林所載書今已止若往有格言可取今略錄之 黨成於下君孤於上 馬不素養

難以追遠士不素簡難以趨急 里語曰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挂壁 崔元始 君子

暇豫則思義小人暇豫則思邪 阮 亦如難冠黃如燕泉白如脂肪黑如漆漆此五之符也

言成難馴辭作典謀此人之符也 正評 隋書王叔倫公奏王遠模案又選魏文帝 與鍾大將軍注引亦如難冠五句亦作王遠正評論 琴瑟張而鄭

衛作五色成而綺縠生 姚信 臨亦修善於計已晚事迫乃歸於救已微 行禮若大流

教若水 讓一得百爭十失九 周生 天下之士有三可賤慕名而不知實一可賤不敢正

是非於富貴二可賤向盛背衰三可賤 天下學士有三為焉實不知詳 吉祥 不言一

也竊他人之託以成己說二也受無名者移知者 案此謂受之無名者之人心雖自懼其學以取信於世說 倘得之於知者如王莽言獨受曰王莽聽者言得之孟喜是也 三也

北方寒而人壽南方暑而人夭如蠶寒而織則引日多溫而飽則引日少 昌 錄人一善則

無棄人采材一用則無棄材 誘曰己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已非不當與是

爭 鏡照醜好而人不怨法明善惡而人不恨子鏡 天之圓也不中規地之方也不中矩

直木無陰直士無徒 水可乾而不可奪溼火可滅而不可奪熱 木氣人勇金氣

人剛火氣人強而躁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在子名爽 考實性行莫過於鄉閭校

才選能莫善於對策杜恕篤論 人有厚德無問小節人有大舉無訾小故 君子居必

選鄉游必擇士杜恕體論 人而無廉猶衣服之無殺食味之無酸醎 智慧多則引

血氣如燈火之於脂膏炷大而明明則膏消炷小而暗暗則膏息息則能長久也

古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形心短於自治故以禮自防 雄聲而雌視者虛偽

人也氣急而聲重者敦實人也唐子名陶字惠問生吳太元二年 遠難知若天近難知若人秦子

寡門不入宿臨甑不取塵避嫌也子節 水性雖能流不導則不通人性雖能智不教

則不達孫毓成敗志 念己之短好人之長 有財不濟交非有財也有位不舉能非有位也

誰問
法訓

刑者小人之防禮者君子之檢

顧詳新言

榮辱所以化君子賞罰所以禦小人

陸景典論

以上三十三條近人山陽丁儉輯于史粹言偶未及錄可取補之其曰崔元始正論者後漢

書崔寔傳作政論隋志亦作正論在子部法家阮子者魏清河太守阮武撰阮子正論

五卷見隋志法家注云梁有隋亡正部論一卷後漢侍中王逸撰見隋志儒家注云

梁有隋亡姚信士緯新書十卷見隋志名家注云梁有隋亡周生子要論一卷魏

侍中周生烈撰見隋志儒家注云梁有隋亡魏子若後漢上虞魏朗撰隋志三卷入

儒家任子名乘無可攷隋志舊唐志俱有任子道論十卷魏河東太守任嘏撰入道

家杜恕篤論四卷隋志見法家注云梁有隋亡體論四卷隋志入儒家唐子十

梁有隋亡

卷隋志入道家秦子三卷見隋志雜家注云梁有隋亡鄒子無可攷孫毓成敗

志隋志見儒家注作孫氏成敗志三卷云梁有隋亡誰問法訓八卷隋志入儒

家顧譚新言當作新語

舊唐志同

隋志顧子新語十二卷吳太常顧譚撰入

儒家陸景典論隋志作典語舊唐志作典訓隋志見儒家注云典語十卷典

語別二卷並吳中夏督陸景撰亡其它所載有

通語八卷見隋志儒家注云梁有隋志

卷晉尚書左丞殷興撰

舊唐志作文禮誤殷興續文禮上當有脫字與蓋興之誤

亡梅子一卷見隋志儒家注云梅

子新論一卷亡物理論十卷

見隋志

儒家注云梁有楊子物理論十卷楊子太

元經十四卷並晉徵士楊泉撰亡舊唐志亦入儒家卷數悉同改梁元帝金樓子云

漢揚雄晉楊泉著書同名太元漢桓譚晉華譚著書同名新論即謂此也化

清經十卷王嬰古今通論三卷皆見隋志儒家注云梁有古今通論二卷松滋令

王嬰撰蔡氏化清經十卷蔡洪撰亡舊唐志作清化經蓋誤倒鍾子易義論五

卷見隋志雜家注鍾會撰云梁有隋亡攷馬氏此書本之梁庾仲容子鈔三十卷

故多隋志已亡之書然如阮子正論姚信士緯周生烈子杜恕篤論秦菁秦子孫氏
成敗志陸景典訓殷興通語楊泉物理論太元經蔡洪化清經王嬰古今通論
鍾會芻蕘論皆隋志言已亡者復出於唐志蓋隋志據唐初收隋東都圖書
籍底柱亡失之餘唐志據開元收書四部大荀之後詳見兩唐志序故使書多出不足
異也惟晉書藝文志載有纏子一卷攷纏子惟見於論衡為墨子之學與儒者董無
心相難其書自漢志以來未嘗著錄不知何所據矣其載楊泉物理論多主
復因刑之說有一條云語曰上不正下參差古者所以不欺其民也今吾越俗語
有云上梁不正下梁參差參音作初金切正與毛詩釋文音合差音作初何切
亦合古音其語正本於此而增二梁字辭意更顯疑今本意林或脫二梁字也
方言之可證古書如此其載楊泉太元經七條共三十二句文亦模放子雲刻鍊可

喜更錄此 怒如烈冬喜如溫春 鸞雛鳳子養性高時隱耀深林不
食滓穢 內清外濁弊衣裹玉 十里九坎中馬低昂 天氣左轉星辰右
行陰陽運度報返相迎 強梁若亡強疆若折大健若跋大利若缺 激氣
成風湧氣成雨濁霧成雪清露成霜

邸鈔雲南按察使倉景愉告病開缺以貴州貴東道李德義為雲南按
察使

二十九日戊申晨霽霽上午有雷激雨午後少霽晡有日景旋霽有雷晡
後大雨徧晚密雨入夜 吳學菴筆記云近世名士李泰極光 一字泰定昆

以道說一字伯以潘義榮良一字子賤張金真守一字子固周子充必一字洪道萬

國器煒一字仲蒙林黃中栗一字寬夫朱元晦熹一字仲晦人稱之多以舊字其

作文題名之類必從後字後世殆以為疑矣案諸公皆放翁所及見宜得其實後人惟朱子之字仲晦尚有知者若先莊簡公之一字雖譜牒亦失載也 若學菴筆

記掌故者最多其述官制若如云舊制兩省中書在門下之上元豐易之

案唐制初亦中書在門下之上大歷以

後門下居上余別有條在舊制丞相署敕皆著姓

案此丞相謂中書門下侍郎也非面渡後左右丞相之謂

官至僕射則去姓

元豐新制以僕射為相故皆不著姓今官制光祿大夫轉銀青銀青轉金紫金紫

轉特進五代以前乃自銀青轉金紫金紫轉光祿光祿轉特進據馮道長樂失序

所載甚詳

案隋唐制皆如此云爾後魏則光祿大夫上更有左右光祿大夫兩階

宗正卿少祖宗因唐故事必以國姓為之然不必

宗室也元豐中始兼用庶姓而知太宗正事設官始於漢安懿王始權任甚重後頗

鑄損云故事臺官無侍經筵者賈文元公為中丞仁祖以其精於經術特召侍講通

英自此遂為故事以唐人在謂御史在長安若為西臺言其雄劇以別分司東都事

見劇談錄本朝都汴謂洛陽為西京亦置御史臺至為散地以其在西京號西臺石
同而實異也江鄰幾嘉祐雜志言唐告身初用紙肅宗朝有用絹者貞元後始
用綾予在成都見周世宗降劉仁贍侍中告乃用紙在金彥亨尚書處自元豐官制
尚書省復二十四曹蘇簡絕異時有語曰吏勲封芳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
禮祠主膳不識判視兵職駕庫典了襁袴刑部比門總是冤魂工部虞水白日見鬼
及大駕幸臨安喪亂之後士大夫亡失告身批書者多又軍賞百倍平時賄賂
不行官濫相乘饗軍日滋賦斂愈繁而刑獄亦眾故吏戶刑三曹吏胥人富饒諸
曹案牘彌甚更輩又為之語曰吏勲封芳三婆兩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
主膳淡喫齋麵兵職駕庫敲薑呷醋刑部比門人肉餽餽工部虞水生身餓
鬼唐以來皇子不兼師傅官以子不可為父師也其後失於檢照乃有兼若治平中

賈黯草東陽郡王顗檢校太傅制建明其失自後皇子及宗室畀行合兼三師

若悉改為三公改知中省太尉司徒司空之官而制少師少傅少保皇子乃復兼師

傳自嘉王楷始今參知政事恩數比門下中書侍郎在尚書左右正之上其議出於

李漢英所漢英時為右丞蓋暗省轉廳聖宋以前書左右正為執政官恩數與參知等舊制左右正轉參知參知者可徑登揆

路也自此遂為定制史魏公自少保六轉而至太師中間近三十年福壽康甯本朝

一人而已文潞公自司空四轉奉太師自司空三轉奉太師自少保兩轉而已故事請

散官雖別駕司馬皆封賜如故故宋尚書白在郎時詩云經時不中樞擴更佩

金魚東坡先生左僊耳亦云鶴鬚驚金白犀圍尚半紅是也至司戶參軍則奪

封賜故世傳寇萊公謫雷州借錄事參軍綠袍拜命短纜至膝曾丞相謫廉

州司戶亦借其姪綠袍拜命云唐自輔相以下皆謂之京官言官於京師也其常

參若曰常參官未常參若曰未常參官國初以常參官預朝謁故謂之升朝

官

案唐亦有朝官之稱自太常博士補闕以上常朝若曰朝官

而未預若曰京官元豐官制行以通直郎以上朝預宴

坐仍謂之升朝官而按唐制去京官之名凡條制及吏牘止謂之承務郎以上然俗猶

謂之京官唐所謂丞郎謂左右丞六曹侍郎也尚書雖序左右丞上然亦通謂之正

郎猶今言侍從官也

案此似誤自唐漸晉皆以不尚書班左右僕射一人則詳敘尚書金匱八座無稱尚書為丞郎者正郎自是左右丞六侍郎之省文

或謂丞郎為左

右丞中書門下侍郎非也厚臣賜金魚若執政則正透從官則倒透凡此諸條

多史志所未詳其尤有關係者論太祖配位云太祖開國雖追尊僖祖以下四廟然

惟宣祖昭憲皇后為大忌忌前一日不坐朝則太祖初不以僖祖為始祖可知真宗初

罷宣祖大忌祥符中下詔復之然未嘗議及僖祖則真宗亦不以僖祖為始祖可

知今乃獨尊僖祖使宋有天下二百四十餘年太祖尚不正東向之位恐禮官不當久

職綴坐雜著

置不議也論宗室名行云仁宗賜宗室名太祖下曰世太宗下曰仲養王下曰敦皆兄
弟行世即長也其後世字之曾孫又曰伯則失之論教主云本朝廢后入道謂之教主
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其實乃一師號耳政和後羣黃冠乃敢上道
君尊號曰教主不祥甚矣孟后在瑤華宮遂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可怪也論錢
文云歐陽公記開寶錢文曰宋通予案周顯德錢文曰周通故國初因之亦曰宋通
建隆乾德中皆然不獨開寶也至太平興國以後乃以年號為錢文論一州數守
云祥符東封命王勣若趙安仁並判兗州二公皆見任執政也慶厯初西鄙未定
命夏竦判永興案即今陝西西安府陳執中范雍知永興一州二守一府三守不知當時如何分
職事既非長貳文移書判之類必有程式官屬胥吏何所稟承國史皆不載然
當時諫官御史不以為非諸公受之亦不力辭豈在其時亦為便於事耶宣和

中復幽州以為燕山府蔡清知府郭藥師同知既增同字則為長貳與慶歷之制
不同論節鎮云韓魏公罷政以守司徒兼侍中鎮安武勝軍節度使累章乞辭
至以為恐開大臣希望儲忒之階遂改淮南節元豐間文潞公亦加兩鎮引魏公事
辭卒亦不拜紹興中張俊韓世忠乃以扞虜有功拜兩鎮俄又加三鎮三人皆武人不
知辭當時士大夫曰若加一鎮即為四鎮如朱金忠矣此等卓論皆足裨宋史又如賜
無畏一條言唐五代間功臣多賜無畏韓偓金鑾密記云面處分自此賜無畏兼賜
金三十兩又云已曾賜無畏卿宜凡事皆盡言直是鄙俚之言亦無畏以此觀之無
畏若許之無所畏憚也蓋起於唐末又習何論一條云國初酌略載進士所習有何
論一首施肩吾及第敕亦列其所習何論一首蓋如三傑佐漢孰優四科取士何先之
類二事尤他書所未聞四庫提要所稱頗寥寥故類而錄之以見放翁學識過人即

以此書而論亦說部之傑出也

郎鈔

上諭左宗棠奏仍懇免收成命一摺所稱臣懇稽誅各省灾後迭見正君臣交警之時不敢濫膺高爵具見敬畏之忱實堪嘉尚際此時艱孔亟該大臣於應辦事務殫竭忠誠即所以圖報稱至該大臣兩次陳請因非節讓鳴高而錫爵酬庸朝廷亦當有以示勸若仍遵前旨毋再固辭

三十日巳酉晴

先本生祖考忌日供饋是日為祖母阿珊所許饒獻之頃

頗形辭色嬾慢不敬叩顙五十下以告罪於先余家自先六世祖天山府

君家訓不畜妾婢至先高祖^祖周太夫人無出高祖四十後始納傅太

夫人本農家女生曾祖兄弟三人婦德母儀鄉黨稱頌以後三世皆守家

法愈謹 曾祖妣倪太夫人有兩婢一以習女工與人門巧相慰 曾祖妣答

之其夕縊死益相戒不置婢 先王父無兄弟年三十六無子始納 張孺人本

京師人其父為縣尉於蜀卒官無子其叔父福自蜀來將復死乃來歸甫兩月

而 先王父卒時尚未時緩年甫十八誓死不嫁以貞節傳 先本生王父年先有勸置妾者拒不許

有一婢親串中所贈者年及笄將嫁矣余時年弱冠 先本生王父召謂之

曰人家置妾婢最不幸事重則釀事變輕則致不和儒素之家尤非所宜

吾家更與它姓不同 傳太君之懿範 張孺人之節行後必難繼設小不

慎不特賴墮家教且恐辱及 先人 二母之靈必慙然不安汝等其志之指

將嫁婢矣曰此人厚重聞將違涕泣數日矣吾所以不置與汝等若恐其年長質

性漸變也況來自外若乎余既不能服膺家訓又治家無灋陵遲詒誅致

慢先靈悚息何已

牧莊來夜談二更時去

夜獨宿聽事五更

振動是日猶初來僕輩以有家祭辭之

部鈔左宗棠奏甘肅提督李輝武病卒懇請優卹

部李輝武加恩照提督在軍營立功後病故例從優議卹以前貴州提督周

達武為甘肅提督

上諭左宗棠奏道員胡光墉歷年購辦西征軍火籌運餉項均無貽誤其勞

績實與前敵無異自應量予鼓勵胡光墉著賞穿黃馬褂

刑部郎中景維授雲南昭通府知府

部盛京工部學習員外郎凱華革職交地方官看管追出原索銀五千兩交還伊家弟

照治並出具永不滋擾甘結

著盛京將軍崇厚奏前大學士文祥之四川候補知府恒長之子媳生稱氏人壯日已將祖遺家產全給胞姪凱華凱元大分給自置產業工年及銀一萬兩今年正月凱元在京病故月餘凱華到京奏使凱元之妻張氏堂銀兩兩萬兩功其妻世不替已奏奉旨付年十四清官辦理也